

我家的“人世间”故事

白树萍

今日回到吾家老宅前,看到院里斑驳的草丛,七零八落的杂物横七竖八地躺着。思绪万千,想起小时候奶奶给我讲的老祖宗的那些事……

眼前的这扇大门当时是村里为数不多能进去马车的大门,一排古老而简朴的房屋,虽然屋顶有些瓦片残缺了,仍不失当年的庄重,雕花的门窗不再鲜亮,已经有了不少的裂痕,明堂上已经织了蜘蛛网。院子左右盖有东西厢房,下面还有南房。老祖宗当年买下偌大的地基,又修建了此屋,估计就是最辉煌的时候了。奶奶说我曾祖父年轻时是走西口的,每到年底骑着马回到家,大包小包装了满满的一车,身上盘着一腰身的铜板和银大洋。到了我曾祖父这里,由于体质不好不能去走西口后,家境开始变化。

转眼到了1942年,我的爷爷不堪忍受妻儿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便坐上了绿皮火车去寻找工作,一觉醒来后发现火车是停着的,下车找了个厕所的工夫,火车已经走远了。无奈之下,爷爷开始没有目的走着,偶然间看到煤矿上有招工的信息,看到希望的爷爷马上就报了名,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煤矿就是汾西矿务局富家滩煤矿,从此吾家开启了煤矿工人的生活,那年我的父亲三岁。

当时煤矿生产效率低,生活条件更是落后,爷爷的工资不够全家人糊口。爷爷在煤矿附近赁了一间土窑洞,把父亲和奶奶接到矿上生活。奶奶到了煤矿先后又生了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奶奶为了维持生计把别人家不要的谷糠加上玉米面做成糠窝头给孩子们吃,据姑姑讲在水里撒上谷糠再配上几粒能数得见的小米就是糠米汤了。爷爷没时没点的下班回来后,奶奶给吃点玉米、红面之类做的窝头或者面糊糊,就当一顿饭了。有一件事情,我姑姑说一次哭一次,就是爷爷吃了面条后,锅里还剩下一点糊糊汤,拿勺子根本舀不起来的,奶奶饿得不行趴下去舔面汤。爷爷知道奶奶把能吃的都给家里人吃了,奶奶抬起头来看爷爷的热泪说:“不知道吧?要是不节约粮食,人死后是会变成蛆虫的!”

1951年,我们家赶上了好政策,都上了城市户口,父亲作为兄长,他想和爷爷一起养家糊口,但他的年龄不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终于有一天家里没有什么面可以用来做饭了,奶奶毅然决然地把陪嫁的翡翠耳环拿到集市上卖了六元钱,给孩子们换了一袋玉米面来充饥。终于到了十六岁父亲拿上户口本去报名,经过考试合格

录用,也成了煤矿工人。那时随着煤矿条件有了好转,人们不用再在温饱线上挣扎,我们家还在矿上住上了排房,全家人吃上了供应粮,但是粮食供给是配比的,供应的大部分是杂粮,小部分是白面。我妈妈把杂粮给全家做饭吃,把少量的白面蒸成馒头,切成一片一片地放在火上烤,切下馍片后先是相互摩擦,不少的馍馍粉末掉下来,放在小碗里给孩子们吃。妈妈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了才能小家好!”为了支持爸爸工作,总是在爸爸上班前给装上两片干馍,让上班中间饿了吃,爸爸每次都不带,但拗不过妈妈还是装了,下班后偷偷地再塞给孩子们吃。再到后来职工们有了班中餐,供应的粮食不但白面多了还有了大米。哥哥姐姐们现在想来偶尔还会怀念从前,因为那段旧时光里不仅有白馍片,还有爸妈给我们的爱;无论是爷爷奶奶还是父母爱情都影响着我们将得以延续。

2006年我老公任井下组队书记,书记是每天晚上十二点安排了夜班工人工作以后才能下班的,我谨记妈妈的话:“大家好了才能小家好!”为了能让老公回家吃顿饭,只要他一进门就端上热乎乎的饭菜,我从来没有十二点前睡过,他在每天接班前,都吩咐我早点睡,晚上他自己热饭就行。我谨记我妈妈的教导:“有钱有势不是好家,有爱的家才是好家!小家和家紧密相依,咱们把煤矿建设好,小家才能更好!希望你每天心情好、工作好!”2021年老公调到了和我相距较远的煤矿工作,每周五回来的时候,我都要提前准备荤素搭配的几个菜,再给他斟上酒。他表扬我厨艺越来越高,就是菜的分量有点短缺。我说你要好好学习企业的管理目标:节约节俭规矩规范,够吃就好!咱们要响应号召,要做到光盘行动。我老公说:“好!方针政策由你学习贯彻,我执行就好!”

随着时光的推移,煤矿的生产工艺不断提高,产量一次次创新高,一个矿一个矿的洗煤厂相继建起,煤价不断上涨的同时职工的收入也不断提高,生活条件更是一浪翻过一浪高。到了我这里已经是矿三代了,值得欣喜的是我们是有车有房一族了,我们住着120平方米的楼房,去年我们响应国家节能减排政策,配置了一款电动汽车。在煤矿、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职工家属生活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家第四代侄儿侄女、外甥也在煤矿工作多年了。

作者单位 集团公司职工服务中心



一粒梅

程林超 摄

奋斗

张志燕

今天开车带孩子们去妈妈家吃饭,突然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平时开车路哪里平就走哪里,即使特别小的坑也要避开,但是今天在路上遇到不可避免的坑时,坐在后座的孩子们居然咯咯笑不停,还一直说妈妈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我感觉很意外,颠了一下有那么高兴吗?于是回家的时候我放慢了车速,专门挑了一条不是那么平坦的路,时不时的颠一下,孩子们高兴了一路,回家也没有平时那么长了,充满了欢声笑语。

是啊,在生活中也是,总想的平平坦坦,遇到点困难和挫折就觉得害怕,想避开,换个角度想想,我们要从中发现“乐趣”,把它当做一块磨砺人的矿石,锤炼自己,从中累积经验,多一次困难和挫折,我们就多一份成熟,多一份感悟;多一次困难和挫折,我们就多一份机遇,多一次超越。

生活中的颠簸会让我们更有斗志,唤醒我们不畏困难的坚毅精神,让我们更好的面对挑战吧!

作者单位 洗煤厂

最美矿山人

孙艺菲

我在这个美丽的矿山已经生活了13年,对这个矿山最初的印象是爸爸下班回来后脏兮兮的手和那黑乎乎的脸,我当时撇着嘴,满脸嫌弃的对妈妈说:“爸爸,好脏呀!”妈妈看了我一眼,意味深长地说:“脏嘛,如果不脏,爸爸就挣不回来钱,我们就没吃没喝。”不解的我摇摇头,妈妈说:“爸爸是一名煤矿工人,从事着最光荣的职业。”虽然我心里还是不明白,还有许多的为什么,但从

妈妈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种坚定和信念。

爷爷也是煤矿的退休工人,现在年纪大了,总是叫喊腿疼,奶奶说那是因为在年轻时在井下落下的病。这又是为什么呢?妈妈给我打开了疑惑之门。矿工叔叔的生活有着太多的艰辛与不易——他们每天的工作似乎一成不变:着一身全副武装的工装,衬衣、衬裤、秋衣、秋裤、外套,春夏秋冬永远一层套一层地包裹着,再戴上安全帽,背上沉甸甸的矿灯、自救器,有时还要肩背手提一些临时配件用品,不到工作面,已经是满头大汗了。他们坚守在百米深处,耕耘在安全生产战线上,阴暗潮湿,苦,累,脏,险时伴随着他们,听着听着,我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眼泪不禁流了下来。爸爸脏兮兮、黑乎乎的画面再一次浮现在我的面前。

煤矿工作的特殊性,造就了矿工叔叔们不惧一切、勇往直前的精神。他们开采的是乌金,挖掘的是宝藏。燃烧的是热血,奉献的是力量。在这片新峪的沃土上,因为有了他们,铸就了水峪的骄傲!

我要大声地说:“爸爸,你不脏!矿工叔叔们,你们不脏!你们是最可爱的人!你们永远是最闪亮的星星!”

作者单位 水峪煤业

初读宋词,以为辛弃疾只是一个僵卧溪堂、伫立愁苦的词家。读的多了才细细品味出辛词的淡淡情愫杂糅着如此的无奈与酸楚。与其说稼轩是词人,不如说他更配得上武人的名号;与其说他是武人,又不如说他是尝遍宦海沉浮的政人,他强,他挥刀杀伐,战功赫赫;他弱,他只是南宋那没落都城一粒小小的尘埃,搬弄不动历史的轴线。

他,以武起事,由文而武。手执软笔,臂携利剑。他真正奔走沙场的时间只有短短二十余年,但他的一生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武士。说道九尺男儿最痛处,莫过于一身武艺却报国无门。“闲愁最苦”、“烟柳断肠处”对于辛弃疾心中的痛苦都只是淡淡一笔。读他的婉约,读到的何止是令人怵目的呼唤,他的词更是他内心堆积已久的那种愤懑。“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在那没落的南宋委屈苟且的大气侯下他仍幻想自己的坐骑如曹操的卢马那般奔驰于沙场。在大势不在时,仍念着“赢得仓皇北顾”,再“问何人会解连环”,读罢心中隐隐作痛。南宋局势已无力回天,空有满腔抱负的辛弃疾,任凭如何宣泄,也无济于事。可他依旧问着“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读《京口北固亭怀古》,那是属于三国“孙仲谋”的故事,当年他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固守金陵,在与劲敌的较量中,撑出了吴地的一泻千里的碧空;那是属于南朝宋武帝旧事,这个小名叫着“寄奴”的一方霸主,曾是那样的意气风发,几度挥师北伐,赢得了生

忆稼轩

王俊

前生后的大名。一派英雄凯歌唱罢,如今呢?孙权的舞榭歌台,淹没在了潇潇风雨声中;刘裕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被锁在了“当年”的深处。世无英雄,捐躯赴国的梦魇也只能化为深深的叹息。他叹息的是别人,也是自己。“封狼居胥”的刘义隆,草率举兵,落得“北顾涕交流”的下场;“佛狸祠下”的盛世旷景,在异族的铁蹄下,轻易的化成了一片神鸦的叫声和社日的鼓声。更难忘的是“烽火扬州路”的耻辱,“四十三年”不灭。

当年的辛弃疾自辟抗金战场,英姿何等飒爽,气势何等张扬。可那“旌旗拥万夫”,“看试手,补天裂”的军人豪情,只能化为浅浅的墨迹,在纸上虎啸生风、横刀跃马,在纸上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了。何其憾事!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犹见这个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南宋小朝廷的苟安,使稼轩的震天长啸只换来同僚的白眼和朝廷的鄙弃。

辛弃疾,一块烽烟染透的方头巾,就是一阙呐喊的词牌,这位千载难逢、名垂青史的武士在马鞍上作词,以江山为纸,以刀剑为笔,挥毫出了他一生的光彩和黯淡,它的悲与痛,忧与喜都与南宋的山河钩挂在了一起。

作者单位 柳湾煤矿



高年生 摄